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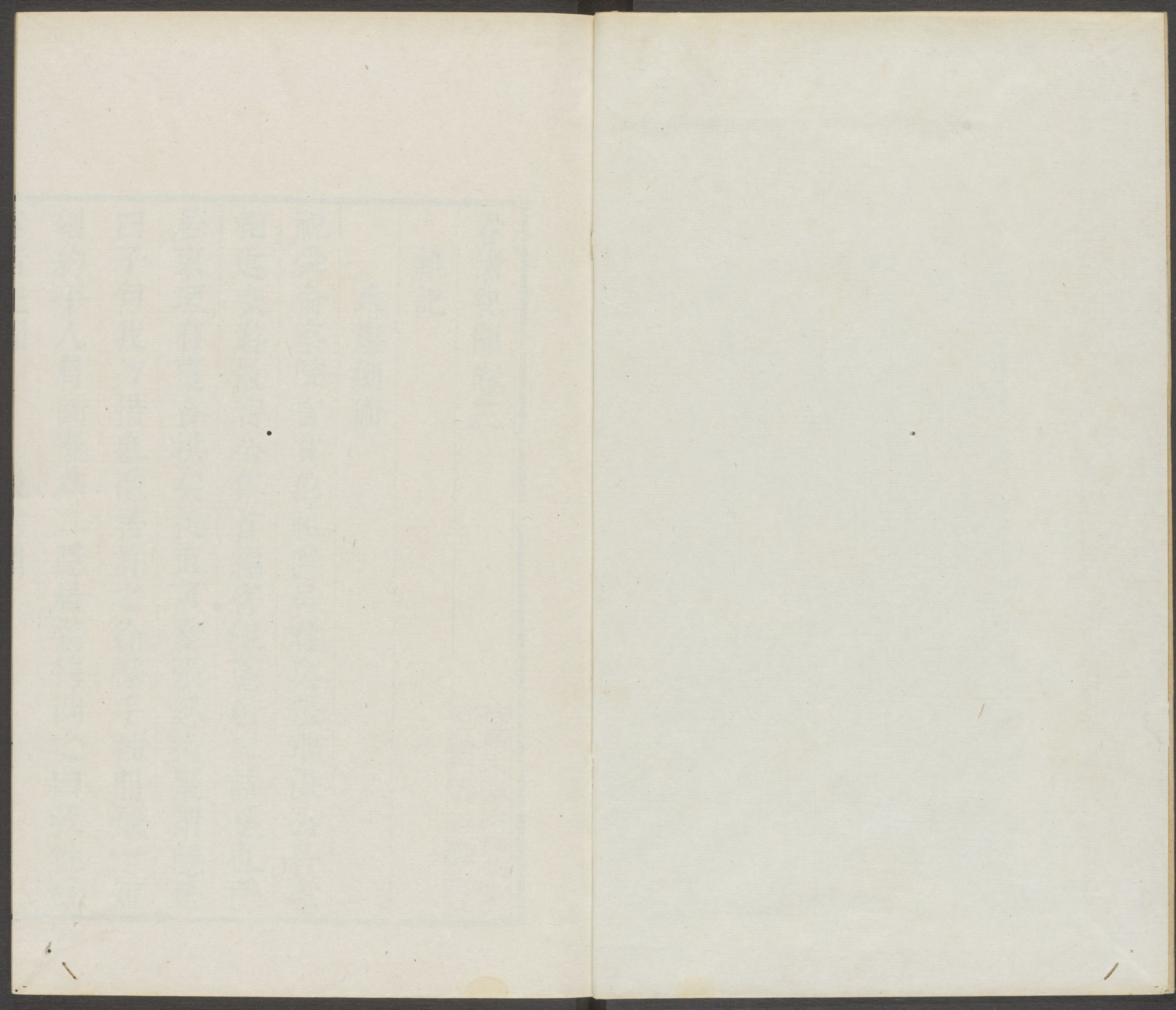
T 9100/3533(60)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02

Made in Japan



春渚紀聞卷三

雜記

乖崖劍術

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隱居君與張乖崖公居處相近交遊最密公集首編寄祝隱居二詩是也隱居東垣有棗合拱矣挺直可愛張忽指棗謂隱居曰子句我勿惜也隱居許之徐探手袖間飛一短劍約平人肩斷棗爲二隱居驚愕問之曰我往受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春浩紀聞 卷三
此術於陳希夷而未嘗爲人言也又一日自濮水
還家平野間遙見一舉子乘驢徑前意甚輕揚心
忽生怒未至百步而舉子驢避道張因就揖詢其
姓氏蓋王元之也問其引避之由曰我視君昂然
飛步神韻輕舉知必非常人故願加禮焉張亦語
之曰我初視子輕揚之意忿起于衷實將不利於
君今當回宿村舍取酒盡懷遂握手俱行共話通
夕結交而去

楊醇叟道術

餘杭沈野字醇仲權智之士也喜蓄書畫頗有精
識嘗於錢塘與一道士楊希孟醇與相遇喜其開
爽善談卽延與同邸而居沈善談人倫而不知醇
叟妙於此術也時蔡元長自翰長黜居西湖日遣
人邀致醇叟一日晚歸沈語楊曰余嘗觀翰林風
骨氣宇皆足以貴而定不入相楊徐曰子目力未
至此人要如美玉琢成百體完就無一不佳者是

人當作二十年太平宰相在但其終未可盡談也
楊復善笛蓄鉄笛大如常笛每酒酣必引笛自娛
聽者莫不稱善一日與沈飲於娼樓月色如晝而
笛素不從客有舉酒而言曰今夕月色佳甚盃酒
之樂至矣獨恨不聞笛聲也楊徐笑曰俟令往取
實無所遺也酒再行忽引袖出笛快作數弄座客
皆不知笛所從來徐扣之云小術耳乃某左右常
驅役使鬼也俾之取物雖千里外可立待但不可

使盜取耳子欲學之當以奉授然又有切於性命
者子不問何也沈始敬異之擇日焚香跪請其術
且言吾術斷欲爲先子欲得之當先誓於天尊像
前無不可者沈與一姓闕人同授盟戒而行其教
闕未滿百日而輒有所犯卽夜夢受杖於像前晨
起背發癰數日而卒旣而楊辭以有行沈問所之
楊亦知沈有河朔之遊云我此行且先適淮南子
若北行過楚幸訪我於紫極宮以八月十五日爲

約踰期恐行止無定不能再見也楊旣行而沈以
事留逮至楚則九月初矣徑往紫極宮訪之了無
所聞回過殿角有老道士坐睡因揖以詢楊之存
亡道士驚顧對曰左右與醇叟何處相期且當約
以何日也沈告之故道士嘆息而言曰楊誠竒士
竒士左右之違來惜較旬日之遲也楊至此月餘
一日無疾焚香趺坐與衆道士語久之揖座人曰
希孟今當有所適然此行學道未竟更當一來也

語訖長嘯而逝正八月十五日也今殯東城矣沈
於是即觀中設位拜泣醮謝而後行沈後亦不能
畢行其所授而終

王樂仙得道

道人王樂仙或云潭州人初爲舉子赴試禮部一
不中卽裂冠從太一宮王道錄行胎養之術歲餘
勤至不怠王云我非汝師相州天慶觀李先生汝
師也汝持我書訪之當有所授樂仙得書徑至湯

陰求之無有也一日坐觀門有老道士見之呼與
語曰子尋李先生此去市口茶肆中候之果見赤
目蓬首携瓶至前瀹茶者因揖之便呼李先生李
佯驚曰汝何人也樂仙探懷出王書授之李微笑
曰王師乃爾管人閑事耶此非相語處三日黎明
候我於觀門也樂仙訶謝而歸三日鷄鳴坐門未
久李至以手撩髮則兩目燁然如巖電燭人握手
入觀中謂樂仙曰汝剗心求道而燒假銀何也樂

仙謝誠有以備乏絕無告耳然是乾水銀法非若
世人點銅爲之以誤後人也李探懷出銀小錠請
以是易子所作如何樂仙取以示之範製輕重與
李所授無異也卽令取油鐺於前投樂仙所作烹
之須臾粉碎還元曰豈不誤後人耶樂仙悔謝久
之李勉之曰知子不妄用亦欲子知此術於子無
益耳我且歸後更就汝語也明日訪之主人云夙
昔折券而去不云所適也樂仙旣蹤跡數日不復

再見乃西遊黨山中寓一僧舍主僧亦喜延客因
留止旬日而主僧復善壬遁旦日必焚香轉式以
占一日之事忽謂樂仙曰今日當有一大貴人臨
門不然亦非常之士見過當與子候之并戒其徒
掃室以待至日欲入畧無貴達至者忽遠望林下
有一舉子從羸童負書篋竹笥而來主僧揣之曰
我所占貴人豈此舉子異日非常之兆耶更當復
占以驗之卽喜躍而出謂樂仙曰貴者審此人也

因相與迎門延至客室相語甚久云姓蔡嘗舉進
士也旣而主僧請具飯蔡曰某行李中亦自有簿
具二公居山之久若不拘葷素當可共享也卽呼
燭設席命其僮於竹笥中出果實數種旣皆遠方
珍新至傾酒榼樂仙味之元是潭州公厨十香酒
也酒行笥中出三大煎鮭魚尚未冷酒再行又出
三肉餅亦若新出爐者至餘品燒羊鵝炙皆若公
侯家珍饌而取諸左右笑語至夜半而罷二公大

春清雜聞 六
異之而不敢詰其所從至也蔡繼云某亦於此候
一親知罷官者當與二公少周旋也日復一日亦
問及養煉事樂仙心獨喜之亦意其有道者至夕
主僧與僕從皆已熟寢卽樂仙炷香前拜而請其
從來卽以先生禮之且哀懇言其罷舉求道了未
有遇願賜憐憫生死骨肉也蔡徐笑曰我南嶽蔡
真人也固知子棲心之久更俟與子勘問之也樂
仙稽首謝其垂接次夕復扣戶伺之忽見一大人

滕與簷齊而不見其面目音響極厲云仙童萬福
投一白紙於蔡前蔡取以示樂仙曰與子勘問至
矣紙間有書云某於十洲三島究訪並無此人名
籍後檢蓬萊謫籍中始見其名氏鄉里也某人供
呈蔡語樂仙曰子無憂也因授以內丹真訣數日
別去云汝有未解處但焚香啓我我當自告汝也
後樂仙聞通直郎章子才自九江棄官遷居錢塘
金地山行符水救人疾苦外丹已成因南遊過之

夜語及蔡真人事取所授白紙示章視其供呈人姓名乃其法籙中六丁名字也卽熾炭於爐取紙投之炭盡而紙字如故因相與驚異且乞之以藏其家樂仙旣去了不知所向或傳其解化矣章亦數歲而終將葬之夕有一道人不言姓字來護葬事且留物以助其子或疑是樂仙也

啗蛇出虱身輕

滄州泥姑寨循塘灤而至界河與北寨相望自乾

寧軍穿灤而往止一徑每春初啓蟄時塘路羣蛇橫道遞送者甚苦之寨卒有蕭志者爲人性率同儕多狎侮之一日當送檄文至郡而有大蛇枕道其首如甕兩目燁然可畏也旣不敢前卽醉宿旁鋪鋪卒夜以利刃殺蛇而脯之至滿數缶蕭醉醒聞肉香甚問安所從得鋪卒給云夜漁于海得大魚方將共羹而食也蕭不待羹取數臠就火燎食之美甚自郡回因求其餘歸食數日而盡不知其

爲蛇也食蛇之後更不喜聞食氣但覺背脊間腫
痒至不可忍時就樹指痒瘡破中湧細虱不知其
數時郡卒陸靖者適居寨中與之助取餘虱計前
後出虱數斗痒止瘡復因憇樹陰見灤中鶴雛羣
戲念欲取之卽身在鶴下攬雛而歸復視鶴巢又
念可登而取卽身已在樹杪矣寨卒視之率皆驚
異以謂此人偶食成器之物盡出尸蟲而輕身自
如得地仙矣因逃兵籍而去

翊聖敬劉海蟾

真廟朝有天神下降憑鳳翔民張守真爲傳靈語
因以翊聖封之度守真爲道士使掌香火大建祠
宇奉之自廟百里間有食牛肉及着牛皮履靴過
者必加殃咎至有立死者一日有人苧袍青巾曳
牛革大履直至廟庭進陞堂宇慢言周視而出守
真卽焚香啓神曰此人悖傲如此而神不卽殛之
有疑觀聽神乃降靈曰汝識此人否實新得道劉

海蟾也諸天以今漸入末運向道者少上帝急欲
度人每一人得道九天皆賀此人既已受度未肯
便就仙職折旋塵中尋人而度是其所不得非列仙
之癯者我尚不敢正視之況敢罪之也

噓氣燒腸

陳無求宣事云嘗赴鶴林寺供佛既飯有一舉子
雖衣褐不完而丰神秀穎居于座末主僧顧謂無
求曰此道人頗有戲術今日告行當薄贈之且求

其一戲爲別也舉子亦欣然呼一僧雛取盃器付
之令相去二丈餘而立舉子謂之曰我此噓氣汝
第張口受之覺腹熱急言不爾當燒爛汝腸也言
訖噓氣向之須臾僧雛覺腸間如沸湯傾注乃大
呼曰熱甚不可忍因使溺盃中舉子徐舉盃示座
人曰誰能飲此者舉座穢唾之迺大笑舉盃自飲
言別而去明日僧雛遂大惡聞食氣日唯飲水數
杯月餘出寺不復見也

仙丹功效

余族兄次翁鼻間生一瘤大如含桃而懼其浸長百方治之不差行至襄陽於客邸遇一道人喜飲而日與周旋臨別解衣出一小瓢如棗大傾藥如粟粒三授次翁曰汝夜以針刺瘤根納藥針穴明日瘤當自落其二粒留以救奇疾也次翁如其言因夜取針剔瘤根納藥至夜半但覺藥粒巡瘤根而轉至曉捫之則瘤已失去取鏡視之了無癥痕

也因大神之秘其餘藥不令人知其女爲兒時蹙倒折齒不生次翁取藥納齒根一夕齒平復因以水銀一兩置銚間取藥投之則化爲紫金方知神仙所煉大丹也

居四郎丹

密院編修居世英彥實之父人謂之居四郎者遇異人得丹竈術常使一僕守火歲久不懈因度之爲僧居京師定曆院幾二十年時曾子宣當軸有

春滿紅閣
堂吏通解可喜其婦得急勞數日而殂繼而病傳
堂吏國醫不能療吏與居素善居視之云應須我
神丹療之爲啓爐取刀圭與服十數日卽完復如
初出參丞相子宣大驚云汝非遇仙丹不能起此
病吏拜謝起白云其實幸獲居四郎之丹服之奪
命鬼手耳子宣神之使人邀居不能至也卽使門
下之人宛轉啖其僧前後資給備至約竊丹爲贈
而僧誓不負心丞相亦延顧不替僧一日謁丞相

而許分竊爲獻子宣喜甚送僧降堦而僧退揖爲
馬臺蹶倒應時折足輦之而歸數日遂卒子宣卽
遣人厚貽其徒并爐取之不知所用但取丹膏圓
如粟粒服之一粒卽引水燥甚分諸子服皆然獨
子紆公袞服兩粒無異也後不復加火亦不敢服
子宣薨丹盡付石藏用矣

孫道人尸解

孫道人不知何許人寄居嚴州天慶觀爲人和易

初不挾術及言人禍福但袖中嘗蓄十數白鼠子
每與人共飲酒酣出鼠爲戲人欲捕取卽走投袖
中了無見也至約人飲則就酒家市一小尊酌之
不竭人告酒困卽覆尊而去否則自晨至夕亦不
別取也酒家是日必大售人頗以此異之紹興三
年三月三日觀中士庶駢集道人拱坐告衆曰我
今年九十歲矣久寓此土荷郡人周旋暫當小別
各勉力事善言訖坐逝一郡驚異瘞之城南而塑

其像觀中歲餘有南商手持香一瓣封題甚固云
我去年三月三日於成都府觀禊事有一道人云
我始自嚴州來知子不久回浙幸爲我達嚴州天
慶觀尋孫道人付之也入觀見塑像驚禮之曰此
我成都所見付書人也因共發其藏則空棺矣

綦革遇三皇闕宮

綦革先生內相叔厚之族兄也大觀中叔厚之父
守甘陵革自密徃省之過北州河灘見三老人皆

布裘青巾獨坐而語華視其神矩清峻疑非常人
卽憇馬前揖之初不相領略華心益竦異復前致
敬一老人徐顧華而言曰汝往恩州省汝兄耶汝
兄感時疾已向安矣然時將亂離汝之業儒竟無
補於事當求遯世修真超脫塵累也華嘗留意於
內外丹事益異其說且曰日晏矣汝行二十里可
少止當再相見也華再拜而前果二十里至一旅
邸遂休僕馬散步邸旁瞻視叢祠因前視其榜乃

三皇闕宮也華卽整衣冠肅容進謁祠下仰視塑
像其容服儼然河灘三老人也華自甘陵卽屏居
絕慾專以修真爲務隱于密之九仙山後又徙海
中徐福山宣和乙巳故人陳某者調雄州兵曹聞
金人犯邊意未敢往乃詣華密扣其去留之事乃
書一絕與之云三月楊花滿路飛胡人遊騎拍鞍
歸高天二聖猶難保誰道雄關是可依陳解其意
遂輟行李至明年丙午三月二聖北狩始知華有

前知之見後范温起海州李寔以布衣被虜温待寔甚厚每事多訪之温意欲歸朝又擬投偽齊議永決寔與革有舊密往見之且告以情革曰公來年今日已陞朝合食宋祿餘人無使知也寔由是爲温決歸朝之策及温引衆歸朝朝廷定賞以寔嘗與温謀自白身授朝奉郎一如革言

仙桃變人首

余妻之祖父朝議君馬餘慶元祐末爲巴郡守遣

健步王信者持書至都始出郡城數十里道傍顧見二道士野酌食桃甚大信亦休其仄固乞之道士以殘桃與之信聲喏而食之道士復探懷取一大如盂者授之信益喜跪謝引裾裹桃而行未數里探桃將食則一人首也血漬殷然卽驚懼急投之澗水疾走還郡狀若狂人見人卽作怖畏狀口稱怖人怖人而不食不飲郡守呼之徐問其故旣語所遇卽復奔逸狂言因使以病告而縱之後蜀

春澤紀聞
中時有見之者

聖和尚前知

汴渠第五鋪有異僧衆名之聖和尚時語人禍福扣之則不復道也熙寧初余伯父朝奉君與先博士君同章申公詣闕時申公改官未久先博士未第也申公所在喜訪異人至鋪具飯遇僧過門卽延之入座熟視先君曰福人福人宰相是你手裏出已而回視申公曰承天一柱判斷山河視伯父

獨無言旣去先君戲申公曰承天一柱判斷山河則當是正拜之徵然一柱爲何申公曰我作宰相更容兩人也後果如其言而先君宰相之出獨未有徵驗云

張道人異事

張道人福州福青人生以樵採爲給一日樵歸於山道遇二道人對碁弛擔就觀碁者忽顧之而語曰子頗憶與吾二人同學之勤否我亦以子沈滯

春法紀聞
人間未能遠引也今子困躓亦已至矣復能從我
竟學乎張忽醒然悟解通知宿命且語之曰我安
能從爾學神仙也我將學大乘法爲浮圖氏不久
吾師至矣基者問子師爲誰曰今勅住秀州崇德
福嚴寺真覺大師志濟是也即負樵還家翌日入
城市以相字爲名而言人禍福率皆知見歲餘黃
八座裳自明守移鎮至郡實携志濟而來張即投
之祝髮郡人但以道人呼之每擇佛宇敝壞者輒

入居之不俟遣化而施者雲集至鼎新而遷他所
福人甚欽敬之一夕郡城火自郡將監司而下環
視無策或有言何不呼張道人也郡官曰張道人
何知鬱攸之事而須呼之也旣而火迫郡署至取
郡額投火以從厭勝之說其烈愈熾不得已使召
之應呼而至卽長揖郡官曰俱面火致敬同音誦
心火滅凡火滅六字張乃携瓶水上履層簷騰蹕
如飛亦大稱誦六字水所過處火不復延須臾遂

止今尚存所傳異事不止此也

雀鰍蛇蟹之異

戒殺之事得於傳聞者甚衆目視五事不可不記
爲後人之戒也富陽春明村趙二以網捕爲業年
五十臥病踰年艱餓備至求死者屢矣一日覺頭
痒不可堪忍把搔之極至指甲流血乃取梳齒痛
戛終不快意遂呼其婦搗髮搔頭痒似少止頃之
復甚則以手助力提捽遂致腦脫落而腦間雀嘴

叢啞不知其數隣里環觀助其誦佛懺罪以覲速
死兩日始遂氣絕錢塘北郭呂五以炙鰍鰻爲給
而鰍至難死每以一大斛置鰍滿中投以鹽醢聽
其咀啖至困然後始加刀炙云令鹽醢之味漬入
骨中則肉酥而味美以故市之者衆不數年呂五
得疾但覺胸腹間燥渴不勝飲水不快而口復念
鹽醢爲味以盃盂置床時時飲之且言焦也與翻
過看令家人轉反其體日夜數十百番至體肉消

潰腸胃流涎而卒湖州膾匠嚴進忽得狂疾曝日
城壁下自嚙其指至十指皆盡血流被體號呼而
終蘇州薛氏小兒年十三探鵲雛於木杪不知先
有大蛇啖雛巢中兒始驚視張口則蛇徑投入兒
口與兒俱墮水下人救之則蛇食兒心與蛇俱死
矣河朔雄霸與滄棣皆邊澹灤霜蟹當時不論錢
也每歲諸郡公厨糟淹分給郡僚與轉餉中隣貴
人無慮殺數十萬命余寮壻李公慎供奉侍其季

父守雄州會客具飯始啓一藏甕大蟹滿中皆已
通熟可啖而上有一巨蟹肌體爲糟漿浸漬亦已
透黃而矍索甕面往來不可執衆客驚異徐出而
縱之灤中用以戒殺者甚衆

牛王宮芒飯

陶安世云張覲鈴轄家人嘗夢爲人追至一所仰
視榜額金書大字云牛王之宮旣入見其先姨母
驚愕而至云我以生前嗜牛復多殺今此受苦未

竟所苦者日食芒飯一升耳始語次卽有牛首人持飯至視之皆小鐵蒺藜其大如麥粒而鋒鉞甚利飯始人咽則轉次而下痛貫腸胃徐覺臂體間燥痒卽以手爪把搔至於痒極血肉隨爪而下淋漓被體牛首人則取鐵把助之至體骨現露鉞飯盡出一呼其名則形體復舊家人視之恐怖欲逃牛首人卽呼持之曰汝亦嘗食此肉四兩今當食飯二合而去號呼求解不可得卽張口承飯飯才

下咽則痛楚不勝宛轉之次忽復夢覺腮頰舌皆腫不能卽語至翌日始能言因述其夢云

殯柩者役於伽藍

余馬嫂之季父承奉郎察字彥明錢塘人赴調至山陽感時疾而終婦家卽山陽李氏也遺孤始十歲未克扶護歸祔先隴因權厝城北水陸寺凡十五年其母金華君終始獲從葬其子初至啓殯致夢其子我自旅殯此寺卽爲伽藍神拘役至今

未得生路今獲歸掩真宅始神魄自如而轉生有
期矣又丹陽方可大言建中靖國間有時相夫人
終于相府未獲護葬還里權厝城外普濟寺忽見
夢於其門人云爲語我家我日夕苦於伽藍神之
役得速歸瘞則免此矣門人請曰夫人而見役何
也夫人曰我生享國封不爲不尊而死亦鬼耳況
以遺骸滓穢佛界之地得不大譴罪而姑役使之
亦幸矣二事適相類者則知精廬所在在人則以

爲託之閨寂聞鐘梵之聲可資亡者依向之福必
不慮因循失葬明則致羈覓之尤幽則苦護神之
役反俾亡者不安不得不爲戒也

魚菜齋僧

吳興蘭村沈氏子嘗具舟載往平江中道有僧求
附舟尾生因容之行十餘里生晨炊僧求飯遂分
共之且謂僧曰適與舟人羹魚爲饌無物爲盤羞
不罪也僧曰無問魚與菜施當在子心耳生意僧

欲得羹因分餉之食竟僧謂生曰汝量出數金爲
襯施生曰食魚而須襯施非余所當獻也僧曰無
問魚與菜在汝心施耳生復意其欲金量與襯僧
問生齋僧一員欲何所獻生曰食魚非齋何獻之
有僧曰無問魚菜在汝心獻耳生不得已戲謂之
曰請獻蘭村大王僧遂合爪祝獻旣行數里登岸
而去明年正月生與社人祭神廟中神降於稠人
中謝生曰去歲深承輟飯齋僧而無心布施得福

最多以是一僧之故我甚增威力生已忘前事神
人謂生曰汝至某村有僧附舟汝以魚飯之次有
惡獸欲截汝舟我時已陰護之矣生始記憶因語
其詳於社人云

挽經牛

裴亞卿言紹興九年湖州普安院尼沈大師者聞
吳江縣潘氏兄弟析居而家有華嚴經一部惜不
忍分試徃求之衆議皆允而尼請歸具香花及舟

載迎取潘老謂尼曰爾往則恐有中變者我今并具小舟假汝載往如何尼欣然更過所望經既登舟而歲適大旱川港乾涸不能寸進翁曰我更假汝一牛挽引而前也經既至院牛船還家公中夜忽語其媪曰吾之捨經得供養矣而吾牛何慮也媪問之云我適夢牛而人言曰謝公數年參養之力又承公遣以挽經之功今得脫此畜身徑生安樂處感德無窮也亟往視之牛已死矣

蝤蟬黑鯉見夢

餘杭尉范達夜夢介冑而拜于庭者七人云某等皆錢氏時歸順人今海行失道死在君手幸見貸也既覺有人以蝤蟬七枚爲獻因遣人縱之于江編修元時敏夜夢頂星冠而見謁者九人且稽首祈命其詞甚哀元雖異之而了不知其由曉起經厨間正見以盤覆一大盆啓視之乃黑鯉九枚潑刺盆中因舉盆放之而記其事

春渚紀聞
懸豕首作人語

秀州東城居民韋十二者於其庄居豢豕數百散
市杭秀間數歲矣建炎初因幹至杭過肉案見懸
一豕首顧之而人言曰韋十二我等償汝債亦足
矣從者亦聞其言韋愕然悔過還家盡毀圈牢取
所存豕市之得錢數千緡散作佛事及印造經文
與與羣豕求免輪迴刀刃之苦知者謂韋善補過

春渚紀聞卷三

終

春渚紀聞卷四

雜記

宗威愍政事

宗君汝霖其遇事雖用權智而濟難於談笑之間
士大夫多能道之建中靖國間爲文登令同年青
州教授黃策上書自姑蘇編置文登州遣牙校押
赴貶所過縣而黃適感寒疾不能前進牙校督行
雖加厚賂所爲一日之留堅不可得不得已使人

致殷勤於公公卽具供帳於行館及命醫診候至
調理安完而了不知牙校所在密訊其從行者云
自至縣卽爲縣之胥魁約飲於營妓而已次胥史
日更主席此校嗜酒而貪色至今不肯出戶屢迫
促之乃始同進金寇犯闕鑿輿南幸賊退以公尹
開封初至而物價騰貴至有十倍於前者郡人病
之公謂參佐曰此易事自都人率以食飲爲先當
治其所先則所緩者不憂不平也密使人問米麩

之直且市之計其直與前此太平時初無甚增乃
呼庖人取麩令作市肆籠餅大小爲之及取糯米
一斛令監庫使臣如市酤醞酒各估其值而籠餅
枚六錢酒每角七十足出勘市價則餅二十酒二
百也公先呼作坊餅師至訊之曰自我爲舉子時
來徃京師今三十年矣籠餅枚七錢而今二十何
也豈麥價高倍乎餅師曰自都城經亂以來米麥
起落初無定價因襲至此某不能違衆獨減使賤

市也公卽出兵厨所作餅示之且語之曰此餅與
汝所市重輕一等而我以日下市直會計新麪工
直之費枚止六錢若市八錢則已有兩錢之息今
爲將出令止作八錢敢擅增此價而市者罪應處
斬且借汝頭以行吾令也卽斬以徇明日餅價仍
舊亦無敢閉肆者次日呼賈撲正店任修武至訊
之曰今都城糯價不增而酒值三倍何也任恐悚
以對曰某等開張承業欲罷不能而都城自賊馬

已來外居宗室及權貴親屬私釀至多不如是無
以輸納官麪之直與工役油燭之費也公曰我爲
汝盡禁私釀汝減直百錢亦有利入乎任扣額曰
若爾則飲者俱集多中取息足辦輸役之費公熟
視久之曰且寄汝頭頸上出率汝曹卽換招榜一
角止作百錢足不患乎私醞之撓奪也明日出令
敢有私造酒麪者捕至不問多寡並行處斬於是
傾糟破觚者不勝其數數日之間酒與餅直旣並

春澤紀略
復舊其它物價不令而次第自減旣不傷市人而
商旅四集兵民懽呼稱爲神明之政時杜充守北
京號南宗北杜云

膠糲取虎

忻代种氏子弟每會集講武多以奇勝爲能一夕
步月庄居有庄戶迎白曰數夕來每有一虎至麥
場軟藁間輾展取快移時而去宜徐往也從者有
言請付我一矢當立斃以獻其一子弟在後笑謂

羣從曰我不煩一矢之遺當以膠糲取之如黏飛
雀之易也衆責其誇言曰請醜錢五千具飯會飲
若不如所言我當獨出此錢也衆許之而還翌晨
集庄戶散置膠糲至暮得斗餘盡令塗場間麥稈
上并繫羊以餌之共伺其旁至月色穿林果有徐
行妥尾而至者遇繫羊攫而食之意若飽適卽顧
麥場轉舒其體數轉之後膠稈叢身牢不可脫至
於尾足頭目矇暗無視體間如被錮束畜性剛烈

春澤紀聞 四
大不能堪於是伏地大吼騰躍而起幾至丈許已而屹立不動久之衆合噪前視之則立死矣

銅章異事

青社土軍高閻耕地得古銅印文曰宣州觀察使印卽謹藏之不以示人後金寇犯闕高統勤王之師屢立戰功遂除察使如印章云每有移文卽借用此章又承務郎王淵洛陽人鎖試赴省過黃河灘因憇所乘籃輿渡口輿脚小兀旁拾塊土就支

輿而土破中得一銅章視之乃其姓名也

死馬醫

有名士爲泗倅者臥病旣久其子不慧郡有太醫生楊介名醫也適自都下還衆令其子謁之且約介就居第診視介亦謙退謂之曰聞尊君服藥且更數醫矣豈小人能盡其藝耶其子曰大人疾勢雖淹久幸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聞者無不絕倒

鹽龍

簫注從狄殿前之破蠻洞也收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豢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盃以玉筋搗海鹽飲之每鱗甲中出鹽如雪則收取用酒送一錢七專主興陽而前此无說者何也後因蔡元度就其體舐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數日用亦大有力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云

宿生盲報

於潛主簿沈存純良字忠老余從兄之婿也初兄之子許歸內兄黃陞有年矣繼而黃被薦中禮部選以書約唱第後成禮女一夕得目疾便不分明醫視之云目睛以破不可療也卽以疾報黃乞罷婚而黃云昔許我固無恙人也我豈以一第而黜盲妻哉後竟不敢違其母兄之命因循告罷女年齒浸長謀與披帶入道不復有適人之議也然端

麗明悟不知者以爲無病人也余兄弟寓居烏墩與忠老遊愛其和易多學忠老諸兄各宦遊相遠亦欲相依爲生願得盲女爲家旣成婚數日忠老夢至一官府兩廡皆囚繫人也忠老方顧視之次忽見有緋衣人昇廳事據案而坐者羣吏庭集聲喏而退緋衣者遽呼市物之人怒其物不至使杖之其人應言不順怒益甚亟呼左右取束藁周其身以火薰灼其目忠老視之忽若微笑者旁一人

謂忠老曰子視此不加惻然更復嬉笑以助其怒心此緋衣人乃子今日之妻也語竟而覺忠老遽以所夢語盲妻曰異哉冥報之事不爲誣也汝以一怒之熾至以火灼人目遂獲半生無目之報我以一笑之緣不免今日有盲妻之累且以一笑一怒之失其報如此況夫妻以樂禍爲心而積惡如陵京者哉豈不爲他生之慮耶

馬武復得妻

春清紀聞
陶節夫爲定帥而本州駐泊都監馬武官期踰年
始至旣交割參府公退衙至屏後而侍人高姐者
就收袍帶涕泗交頤公訝而訊之云適參府都監
某之本夫也公愕然問其故乃言馬歷官并相失
之詳公領之明日具酒肴獨約馬將會飲閣中三
爵之後徐謂馬曰公之官之期何爲更稽緩爾耶
馬離席隕涕曰某去春携家京師因與家人輩至
大內前觀燈稠人中忽與老妻相失求訪不獲因

循幾年迫於貧乏不免携孥就祿無它故也公卽
呼取大金卮注酒滿中揖馬而笑謂之曰能盡此
卮當有好事相聞飲訖語馬曰天下事有出於非
意而適然相遇如此賢閣縣君於睽索中適某過
澶州得之逆旅間了不言其所自也昨日窺屏見
公且語其詳某適已令具堽乘護歸將司矣馬始
驚喜次而軍校聲喏云已送駐迫宅眷歸衙訖一
郡驚嗟共嘆其異也

僧淨元救海毀人

錢塘楊村法輪寺僧淨元年三十通經祝髮卽爲禪比丘遍參明目得法之後歸隱舊廬人不之異也政和癸巳海岸崩毀浸壞民居自仁和之白石至鹽官上管百有餘里朝廷遣道士鎮以鐵符及大築堤防且建神祠以禳禦之毀益不支至紹興癸丑師忽謂衆曰我釋迦文佛歷劫以來救護有情捐棄軀命初無少靳而吾何敢愛此微塵幻妄

坐視衆苦而不赴救卽起禪定振履經行視海毀最甚處至于蜀山時六月五日也從而觀者數百人而海風激濤噴湧山立師將褰衣而前衆爭挽引且請偈言以示後來師笑之曰萬法在心底須言句我不能世俗書亦姑從汝請耳卽高舉曰我捨世間如夢衆人須我作頌頌卽語言邊事了取自家真夢又曰世間人心易了只爲人多不曉了卽皎在目前未了千般學道頌畢舉手謝衆踴身

春清紀聞
沉海衆視驚呼至有頓足涕流者謂卽莖魚腹矣
移時風止海波如鏡遙見師端坐海面如有物拱
戴者順流而來直抵崩岸爭前挽掖而上視師衣
履不濡也逮視岸側有數大鯉昂首久之沉波而
去卽揚聲謂衆曰自此海毀無患也不旬日大風
漲沙悉還故地蜀山之民深德之卽其地營庵居
留事之至紹興乙卯四月八日忽集衆說偈告寂
曰會得祖師真妙訣無得無物又無說喝散烏雲

千萬重一點靈心明皎潔咄安坐而化

受杖准地獄

杭州寶藏寺主藏僧志詮其所得施財無毫髮侵
用也偶寺僧有謂詮曰子所積施貸我十千後當
以三千爲息歸子拒之不獲卽如數付之數月果
以十三千償詮詮曰三千之息非常住物因以爲
香燭之費而常蓄一猫甚馴起居之間未常輒相
捨也後猫死詮晝夢一官府有金紫人出迎執禮

甚恭如舊相識詮回語之曰弟子今此何所職掌
且於老僧有何緣契而勤勤若此也金紫人曰某
前身有過合受畜身而經爲猫償報旣盡以宿性
直剛今得爲冥官方爲猫時蒙師六年愛育之恩
每思有以報効今日召師之來蓋有說也師前受
寺僧貸藏施錢三千之息雖用爲佛供利歸一已
是亦准盜法當受地獄一劫之苦更作無量功德
不可免也詮因求哀金紫人曰某亦常爲師叅問

比折之報只有於世間受十三杖之苦可代此外
無策也語訖夢覺詮卽私念曰我幸主藏之久頗
爲僧俗所敬若一受杖責何面目於叢林也當作
苦行以規救免於是盡捨衣鉢爲佛供及躬修長
懺甚自刻苦歲餘會錢塘縣官携家累入寺僧適
盡赴供無一人迎門者縣官已懷怒心始登方丈
而足爲猫糞所污意大憤躁從者徑於懺堂摔志
詮而出云此住持僧也怠於却掃故此避匿耳詮

亦不測其由應對不順卽呼五百杖之十三而去
詮始悟前夢不復介意而常戒其徒不可以常住
之物爲已用者如此云

古道者披胸燃臂

錢塘淨慈寺古道者主供侍病僧寮一日病僧有
告之曰我病少愈念少鳧血爲味汝能爲我密致
之幸甚至暮夜袖血餉僧食之美甚一二日復多
以金付之再有所須同寮僧雛窺道者於隙處披

其胸取漆盃以利刃刺心血覆盃其上解衣帶纏
遶久之開視盃中血凝矣卽以葱醢依前法製之
以進病僧僧雛大駭出以所見語其徒且告病僧
皆大驚異後堂頭闕人府請明老住持明辭之堅
甚至東坡先生以簡督之尚未之許道者聞之曰
須我一行耳時明老出寓北山昭慶寺道者卽以
油布裹手及手臂至前禮請曰道者請燃此手以
爲和尚導卽跪膝然火了不變色燃至手腕明老

卽命駕從之觀者雲集莫不咨嗟駭異至有流涕者逮至明老安息方丈始稱謝而退燃至半臂矣

花木神井泉監

建安黃正之之兄行之客寄桐廬方臘之亂爲賊所害賊平正之素奉天師道卽集道侶與邑人啓建黃籙道場追薦殺賊之衆俱有報應而正之特夢其兄告之曰我以罵賊不屈而死上帝見賞已補仙職矣汝無憂也凡世人至忠至孝及貞廉之

士與夫有一善可錄者死有所補授如花木之神井泉之監不可不知也

磨刀勸婦

裴亞卿言爲童稚時侍其祖母文安縣君聞語居宣城之日隣有俗子忘其姓名娶婦甚都而悍於事姑每夫外歸必泣訴其凌虐之苦夫常默然一夕於燈下出利刃示其婦婦曰將安用此夫好謂之曰我每見汝訴我以汝姑之不容我與汝持此

春濤雜聞
去之如何婦曰心所願也夫曰今則未也汝且更
與我謹事之一月令汝之勤至而俾姑之虐暴四
鄰皆知其由然後我與汝可密行其事人各快其
死亦不深窮暴死之由也婦如其言於是怡顏柔
語晨夕供侍及市珍鮮以進飲饌姑不知其然卽
前撫接頓加和悅幾致月矣復乘酒取刃玩於燈
下其氣憤憤呼其婦語之曰汝姑日來於汝若何
曰日來視我非前日比也又一月復扣兩刃問之

婦卽懽然曰姑今於我情好倍加前日之事慎不
可作也再三言之夫徐握刃怒視之曰汝見世間
有夫殺婦者乎曰有之復見有子殺母者乎曰未
聞也夫曰人之生也以孝養爲先父母之恩殺身
莫報及長而娶婦正爲承奉舅姑以長子息耳汝
歸我家我每察汝恃少容色不能承順我母乃反
令我爲此大逆天地神明其容之乎我造此刃實
要斷汝之首以快我母之心姑貸汝兩月使汝改

過怡顏盡爲婦之道於我母待汝之心知曲不在母而安受我刃也其婦戰懼淚如傾雨拜于牀下曰幸恕我此死我當畢此生前承順汝母常如今日不敢更有少懈也久之乃許其後婦姑交睦播於親黨有密知此事者因竊語之聞者皆謂此雖俗子而善於調御轉惡爲良雖士君子有不能處者矣

紫姑大書字

政和二年襄邑民因上元請紫姑神爲戲旣書紙間其字徑丈或問之曰汝更能大書否卽書曰請連粘裏表二百幅當爲作一福字或曰紙易耳安得許大筆也曰請用麻皮十斤縛作令徑二尺許墨漿以大器貯備濡染也諸好事因集紙筆就一富人麥場鋪展聚觀神至書云請一人繫筆于項其人不覺身之騰踔往來場間須臾字成端麗如顏書復取小筆書于紙角云持往宣德門賣錢五

百貫文既而縣以妖捕羣集之人大府聞之取就
鞠治訖無他狀卽具奏知有旨令就後苑再書驗
之上皇爲幸苑中臨視乃書一慶字與前書福字
大小相稱字體亦同上皇大竒之因令於襄邑擇
地建祠歲祀之。

夢鱸

吳興溪魚之美冠於他郡而郡人會集必以斫鱸
爲勤其操刀者名之鱸匠沈忠老言其外祖丁學

士君雖湖人而生平不喜食鱸一日忽夢登對已
而少休殿廡間傳言以鱸縷一盤爲賜食之美甚
旣覺忽念其味會鄉人有以鮮鯉餉其子者卽取
具鱸舉筯而盡自後日進一器歲餘復夢登對賜
鱸如初食訖而寤但聞腥氣逆鼻遂不復食至終
身云

謔魚

姑蘇李章敏於調戲偶赴鄰人小集主人者雖富

而素鄙會次章適坐其傍既進饌章視主人之前一煎鮭特大於衆客者章卽請於主人曰章與主人俱蘇人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在右邊者是也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卽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客曰領主人指攜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如何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龔正言持鉢巡堂

龔彥和正言自貶所歸衛城縣寓居一禪林日持鉢隨堂供暇日偶過庫司見僧攤具湯餅問其故云具殿院晚間藥食龔自此不復晚食云

繪像答語

毗陵胡門下宗回夫人錢塘關氏女數歲時晨起致敬尊長前而壁間有六妃像家人戲指之曰此亦可致禮夫人卽前斂躬起居忽若卷子有云夫人萬福之應者左右皆聞驚異既長果歸胡氏卒

春池紀聞
享暈翟之榮關仲子云

花月之神

建安章國老之室宜與潘氏女二族稱其韶麗既歸國老不數歲而卒其終之日室中飛蝶散滿不知其數聞其始生亦復如此既設靈席每展遺像則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後遇遠諱之日與曝像之次必有一蝶隨至不論冬夏也其家疑其爲花月之神建安張端公伯玉始生而鬼哭於家三日而

止既死鬼笑于梁至大歛始寂然蓋其母初禱子于郡之黎山王廟夢神指其旁鬼官與之二家俱余姻家也得之不誣

施奴婆

湖州烏墩鎮沈氏婢其鄰里呼之施奴婆者年六十餘鬢兩髻明其尚處子也年二十爲沈氏婢會大疫主公主母繼亡獨餘二女子各十數歲無旁親可依爲生施卽傭春旁舍或織草屨與縫紉之

春浦紀聞
事得錢以給二女且教護之至於長大擇良爲配
更爲撫抱其子盡力奴事鎮人皆知敬愛之每大
家出遊則假守舍餘物滿前一毫不移也至今尚
在

孫家尚呂媪

湖州孫略教授家婢名呂媪者服勤孫氏有年矣
性謹朴無他能但常日晨起就厨中取食器潔之
聚所棄餘粒間有落溝渠者亦拾取淘濯再於釜

中或加五味煮食之未嘗一口廢也年七十餘一
日微疾卽告其家人曰爲我髡髮着五戒衣我將
去矣家人從之因起以左手結印而化家人遂龕
置開元寺中觀者餘月了無穢氣而髮漸生因與
剃之後一月一剃

春渚紀聞卷四 終

